

要被抓了

我仔细想了想，这女人几乎都知道我的老底，那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，索性把刘东凯的事情也简单和她说了说。

她听过以后说：「你稍等一下，不要挂断电话！」

那边传来了键盘被敲击的声音，她在电话那头呢喃着说：「刘东凯.....入室抢劫被神秘侠客打死.....被抢劫的受害者主动摧毁重要证据，导致办案困难.....」

我问：「我有什么遗漏的线索吗？我一直都在等你的电话，之前你还说会保护我，现在我刚从警局出来，我刚接受了一系列的审讯。」

那边说：「你别紧张，只要我没联系你去处理线索，就说明警方破不了这个案子。那受害者已经帮你把现场破坏了，而且你自己办事也小心谨慎，你别担心，抓不到你的。而且那刘东凯应该是没打算杀人，他就是想抢点钱就走，是你过激了。」

「你说抓不到就抓不到了？还有你知道当时情况有多危急吗？那时候刘东凯情绪很不对劲，特别激动，如果我不出手的话，那孕妇很可能已经惨遭杀害！你不要以为你说的都是对的，你又不现场.....」

「对，我说抓不到，那必然抓不到！我说他不会杀人，他就绝不会杀人！」

我一阵气恼，她怎么就这么自信？

我还想说些什么，但她却说：「我现在真的没心情和你争，城内现在发生了重大伤人案件。罪犯名叫陈冬月，他在果木西餐厅里工作，原本坐过几年牢，出狱以后长期受到年轻同事们的鄙夷，就产生了厌世情绪，肆意砍杀同事和路人。他现在应该躲进了餐厅，警方很快就会去包围他。」

我说：「既然警察都去了，那我还去什么？刚才我瞧见了，一大批警察正在开车赶去现场，估计就是为了这件事，我去不去都一样。」

「不行！警方这次抓不到陈冬月！」

「你又确定他们抓不到陈冬月了？你知道出动了多少警察和警车吗？」

神秘女子说：「因为警察并不知道，果木西餐厅是一个涉及违规改建的餐厅。第一，老板为了躲避消防检查，不敢报备自己有搞宿舍。而且为了员工们方便上班，他打通了隔壁宿舍的墙壁，在收银台后面做出暗道，将那暗道的门打开以后是个仓库，但仓库里还有个门，可以直接通往隔壁宿舍！」

「仓库和餐厅在同一栋楼里？但是他为了躲避查消防，没跟有关部门报备？」

「对，还有第二点。这餐厅是加盟的，每份材料都要从总部购买。老板为了躲避品牌总部的剥削，他做了两份账本，自己在后边街巷的小屋子里搞了个冷库，专门放着他自己廉价收购的食材。现在目击者亲眼看见嫌犯逃进了餐厅，警方会包围餐厅的出入口，却不知道嫌犯将会带着老板父子俩从暗道进入宿舍，从宿舍的后门离开，然后带着他们躲进了小冷库，陈冬月会在那里杀害他们！你要是去晚了，那老板和他四岁的儿子都会死！还有一些无辜的路人，也会被陈冬月无差别攻击！」

我.....

这人怎么连四岁小孩都不放过？

我咬牙问道：「你确定是真的？你刚才连刘东凯的事儿都不知道，现在又全知全能了？」

「对！我就是知道！」

「那我现在就去！」

我其实可以打神秘电话跟苏清河举报，可问题是.....如果苏清河觉得蹊跷铁了心查这个电话来源，那我岂不是暴露了吗？疑点太多，可能因为我自己不干净，让我感觉不好直接跟警方接触。

我着急地往外跑，拦下了一辆出租车，与他说：「师傅，去南二街！」

司机带着我到了南二街，夜市街虽然晚上比较热闹，但白天也是有出摊的。小吃摊与玩具摊还是很多，这地方晚上满足年轻人，白天满足小孩子。

我进了公厕最里面的坑位，把昨天的衣服翻出来换上，又把自己的衣服装进封口袋，塞进了大水箱。

换好衣服后，我在玩具摊买了个随处可见的玩具面具，便赶紧再次出发了。

南二街正好在警局和果木西餐厅之间，所以我这也不算耽搁了多久路程。

我赶到果木西餐厅，那边果然已经围了许多警察，于是我进了巷子，也许是因为人们都在外面看热闹，巷子里可谓是空无一人。

我按照神秘女子所说，找到了那个小屋。

果然不对劲。

这小屋虽然有窗户，但可以看到窗户里面已经被隔板挡住，阻挡了阳光的直射。

我尝试着去推门，但是门已经被锁上了。于是我检查起了小屋的窗户，这是个老式小屋，四个面都有窗户，当我查看小屋前门的窗户时，总算看见里边的情况，果真是个私人冷库！

冷库的门已经被关上，但是冷库外头的锁却没有锁上，锁被打开丢在了地上，这些细节都说明了里面很可能有人。

我立即踹破了玻璃，这窗户还装了老旧的防盗杆，我用力踹了几脚，防盗杆就被踹开了。

钻进小屋，我赶紧去打开了冷库的门。

冷库的门有些厚重，估计就是因为如此，在我刚开始踹窗户的时候，里边的人没听见外头有动静。

那里边有三个人，一大一小俩人被绑着坐在地上瑟瑟发抖，另一个人穿着棉大衣，手里拿着血淋淋的菜刀，惊愕地回过头看着我。

这棉大衣应该是冷库里配备的，免得员工在冷库里盘点库存的时候熬不住。

我没有急着靠近他，而是开始观察整个冷库的情况，给自己寻找掩护，冷冷地说：「砍了不少人啊？」

陈冬月咬牙切齿地看着我，那面色极为狰狞：「你是什么人！」

「你不用管我是什么人，我只能说你可以放心，因为我不是警察。先说说吧，为什么砍人。」

「他们看不起我！」

「哦？」

我本来以为陈冬月是个狠下心来想直接动手的人，谁知道他有些喋喋不休的，仿佛恨不能把自己的不满全都诉说出来。

陈冬月出狱之后，日子并不太好过。

虽然有了一份工作，而且还隐藏了自己曾经坐过牢的情况，但他受到的鄙夷却是实实在在的。

坐牢几年的他没有什么长处，就来到果木西餐厅做后厨。

这类餐厅的后厨也简单，只要把半成品牛排煎一下，或是把薯条放进油锅里炸，再不济就是煮好意大利面，再倒入料理包。

虽然工作学会了，但他的日子不好过。餐厅里都是年轻一代，和他讲话的时候常常会觉得格格不入。

而陈冬月入狱前是个酒鬼，他喝了酒以后喜欢吹牛、吵闹，酒品不太好。他当初就是喝醉酒与人引发矛盾，将人砍成重伤入狱的。

在一次餐厅员工聚餐的时候，陈冬月喝醉了。

他觉得自己变了，好歹坐了几年牢，很多事情都看开了，沉稳了。

于是他喝得兴起，就想跟这些年轻人传授一下宝贵经验，以过来人的姿态教导他们一些人生真理。

然而可悲的是，根本没人乐意搭他的话。

他在酒桌上自说自话，尝试着大声一点想让人们听他讲话，可惜的是大家叽叽喳喳各聊各的。在他开口时，必定有别人插话

讲别的话题，人们的注意力都被吸引了过去，没人在乎陈冬月到底想说些什么。

这让陈冬月很不舒服。

他觉得自己被看轻了，也觉得这些年轻人不懂尊重长辈。

借着酒劲，他对同事们数落了一番，直接斥责他们不够尊重长辈，连先听别人把话说完再开口的道理都不懂。

当时老板对他说了一段话：「你这年龄吧，比我还要大几岁。我都在这儿开店当老板了，你还只是厨房一个打杂的.....三十五岁混成你这个样子，怎么有脸把自己当长辈？怎么好意思在这里教别人如何做人？」

这话彻底刺痛了陈冬月。

人活了三十五年，最后沦落到在饭桌上跟一群年轻人吃饭，甚至连插上话的资格都没有，只能坐在角落静静地喝着酒。

对他而言，这是很可悲的。

而同事们也记住了这次聚会，对他那本就不当一回事的印象，顿时又差了几分。

在之后的生活相处中，一群年轻人经常故意和他唱反调，当他据理力争的时候，同事们就起哄：「长辈又要讲道理了！」

久而久之，陈冬月愈发憎恨。

每一天上班，看着那些趾高气昂的年轻人，他心里就越来越恨！

就在昨天，他们发工资了。

年龄最大的陈冬月，却是全餐厅工资最低的。他再次成为了大家的笑柄，联想起之前的种种屈辱，他告诉自己，这是最后一次受屈辱。

今天上班时，他在洗盘子转身时，胳膊肘不小心碰到了身后一名女服务员的胸部。

那小姑娘立即恶心地大叫，尽管陈冬月说自己不是故意的，但人们还是对他投来了厌恶的目光。

人们看着这个自以为是、特别油腻、一事无成的中年男人，只觉得他必然是故意的。

当一个人不讨喜的时候，他做什么都是错的。

他们扯着陈冬月，要他给小姑娘鞠躬道歉，而小姑娘满脸都是厌恶，连道歉也不愿意接受，跟其他的几个女服务员坐在一起讨论。

陈冬月听不见她们在说什么，但就因为什么也听不见，他自己脑海里会想象出各种最难听的话语。

后厨领班也正好是那小姑娘的男朋友，他一直安慰小姑娘，还时不时过来对老板嚷嚷，说要让陈冬月滚蛋，否则他就辞职！

他越说越激动，甚至来到厨房，故意大声嚷嚷要陈冬月今天下班小心点，说要找人教训他。

其实年轻人到底会不会动手呢？

也许是故意喊给同事们和小姑娘听的，也许是有这个想法，不得而知。

在这一刻，陈冬月终于忍不住动了手。

动手就动手吧，反正出狱以后活着真他妈没意思.....他这样想。

一群不懂得尊重人，没见过世面的小毛孩子，平时就老是对着自己大呼小叫的，现在还说要找人来教训自己，真是恶心得该死.....他这样想。

厌世者总有自己的思想。

当领班倒在了厨房的血泊之中，餐厅里安慰女孩的人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

陈冬月在厨房关上了后门，又当着他们的面，把大门的玻璃门关上了。

当他上锁时，人们还不知道厨房里已经发生了血案，他们都质疑陈冬月丑人多作怪，直到陈冬月回到厨房，提来了带血的刀。

外面的路人们，眼睁睁看着餐厅的玻璃门后边，掀起了一场乱砍乱杀。

陈冬月越讲越兴奋，他拿着刀，呢喃道：「反正我出来之后一天好日子也没有，这些家伙平时看不起我，那我就拉着他们一起去死！他们不懂得尊重人，我就教他们该如何去尊重！」

我说：「那你干嘛扯上小孩子？」

「这小孩也该死！」陈冬月狰狞道，「他老学着我那些同事，喊我废物伯伯！他这么小就这么没素质，将来长大了也不会是什么好人，只会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！」

我看了一眼那个小男孩，他的脸上带着一些害怕，但没有恐惧到份上，于是我问：「这小男孩看见你砍人了吗？」

「没有，我进宿舍的时候他在床上睡觉，我就干脆把他也扯过来了！」

「哦，没看见就好。」

餐厅老板的脑袋上有一块淤青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撞的。他虚弱地看着陈冬月，说：「大哥，平时都是我们不对.....你可以不放过我，至少放过我的孩子好吗？他不懂事，都是跟着哥哥姐姐们乱叫的。」

「那都是你们的错，你们把他教养成了一个败类！」陈冬月怒吼道，「他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善良，等他长大以后，只会和你们这群人渣一样，去对一个可怜人落井下石！」

我靠在冷库的纸箱上，轻轻地说：「仗着自己坐过几年牢，还以为自己是了不得的人物了。明明是耻辱的事情，却被你当作

宝贵的经验，妄图以成功长辈的身份去教育别人，你也是有趣。」

我的话惹恼了陈冬月，他怒极反笑：「你说什么？」

我说：「我没兴趣评价你和他们之间的事，因为在我看来都是垃圾。但你因为几句被侮辱的话，就能拿刀砍人杀人，现在更是连四岁小孩也不放过.....如果说他们是不懂教养的小辈，那你这样的人，一个厌世情绪乱砍乱杀的人.....我能让你这种人活在世上吗？你杀了他俩以后，要是还觉得不够痛快，去大街上再砍几个.....你说说，我能让你活着离开这吗？」

我已经彻底吸引了陈冬月的注意力，他开始提着刀朝我走来。

我快速想着对策。

和昨天不同，我身上没有武器，唯一能利用的就是这里大量的食材。

陈冬月走向我问：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」

我顺手翻着装了食材的纸箱，淡然道：「我什么也不是，仅仅只是一个觉得你死了比活着要好的人。活在这个世上，谁都会受到侮辱，谁都会遇到困难，谁活着都不容易。如果谁都像你一样，被人骂了就杀人，那活着可真他妈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」

「你才没有资格教我！」

陈冬月勃然大怒，他大吼一声，突然就把菜刀朝着我的脑袋劈了过来！

而我立即后退，将身旁一块冻得坚硬的鳕鱼块捡起来，犹如使用石头一样，狠狠砸向了陈冬月的脑袋！

「砰！」

坚硬的鳕鱼块把陈冬月砸得后退两步，我索性一手抱起箱子，一手抓着鳕鱼块，谨慎后退。

枪大于刀，刀大于棍，当自身的武器杀伤力不足敌方，要巧妙采取一寸长一寸强的道理。

我没有长武器，但是可以投掷。

陈冬月好似疯了一样，疯狂地拿刀追着我，我借助着冷库里的箱子绕圈，他穿着那棉大衣，本身就没我灵敏，而且这地面有结冰，踩着挺滑，陈冬月跑得快了就差点摔倒，不得不扶住箱子让自己站稳。

我抓住时机，好几次将鳕鱼块狠狠砸在了他的脸上。

他打不中我，气得啊啊大叫。

其实我比他还紧张。

就和昨天晚上对抗刘东凯一样。

他可以失误很多次，但我却一次都不能失误。

只要让这家伙砍中我一次，我的命就交代在这儿了！

我喘着气，冰冷的空气不断刺入我的肺部，让我的脑袋极其清醒。餐饮业为了长久储存食材，通常会将冷库温度设为零下十八摄氏度，我知道自己清醒是一时的，随着我的体力损耗和温度流失，我必须尽快解决战斗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

突然，冷库的门被打开了！

我们看向了门，我却直接愣住了——来人竟是苏清河！

苏清河走进了冷库，他看清这里的情况后，淡淡地说：「是你吧？视频马赛克虽然挡住了你的身体，却能看出你衣服、帽子、裤子的颜色。刚看到你就觉得不对劲了，而且大白天你戴着帽子和面具在这儿鬼鬼祟祟，我觉得奇怪就过来看看，现在.....跟我这位警察解释一下，你们是在干什么呢？」

他忽然拿出了对讲机，说：「这里是苏清河，请求支.....」

说时迟那时快，我立即丢出了鳕鱼块，狠狠砸在了苏清河的脸上！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